

列宁论图书馆工作

克魯普斯卡婭著



时代出版社

列寧論圖書館工作

〔苏联〕 克魯普斯卡婭著

李哲民譯 沈桂高校

时 代 出 版 社

1957年·北京

Н. К. Крупская

**ЧТО ПИСАЛ И ГОВОРИЛ
ЛЕНИН
О БИБЛИОТЕКАХ**

Москва—1955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苏联列寧圖書館出版的一本專集，其中收集了列寧論圖書館問題的一些著作、書信和演說。這些著作充分地反映出列寧對圖書館事業的注意和關懷。他認為圖書館的建設，是測量國家文化水平的重要標誌。列寧對圖書館的英明指示，不但是對苏联圖書館就是對世界圖書館事業的建設，也具有很大的指導作用。

此外，本書還附有編者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寫的序言及“列寧在圖書館從事研究工作”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部分”兩文。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45號

(北京阜外百萬莊出版大樓)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京五十年代印刷廠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7年3月北京初版 1957年3月第1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6/32 字數：46千字

1—5,000冊 定價(7) 0.20元

目 次

第五版序言	(3)
第三版序言	(5)
第二版序言	(6)
第一版序言	(9)
列寧在圖書館從事研究工作	恩·克魯普斯卡婭 (13)
1917年恩·克魯普斯卡婭給 維·阿·卡爾平斯基的信的摘錄	(22)
列寧關於圖書館工作的書信、演說、論文和意見	(23)
列寧致瑪·費·安德列娃的信	(23)
能為國民教育做些什麼	(23)
論彼得格勒公共圖書館的任務	(26)
關於建立圖書館事業 1918年6月7日人民委員會的決議 ..	(27)
人民委員會關於保護圖書館和書庫的法令	(28)
1919年1月14日人民委員會的決議	(28)
1919年1月30日人民委員會的決議	(29)
致教育人民委員部	(29)
在第一次全俄校外教育代表大會上講話的摘錄	(31)
人民委員會關於集中管理圖書館事業的命令	(33)
生產宣傳提綱的摘錄	(34)
中央委員會給在教育人民委員部內 工作的共產黨員的指示	(35)
“論教育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一文的摘錄	(35)
1921年5月17日致李特肯斯同志的信	(38)

1921 年 5 月 30 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上的講話	
“關於地方經濟机关”的演說摘錄	(39)
1921 年 11 月 16 日俄國共產党(布)	
中央委员会通告摘錄	(40)
1921 年 10 月 17 日在政治教育委员会	
第二次全俄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錄	(41)
摘錄伊·伊·斯杰潘諾夫著“与世界	
經濟的过渡阶段相联系的苏俄电气化”一書的序言	(41)
摘錄卡尔平斯基同志的回憶錄	(43)
社会主义建設的重要部分	恩·克魯普斯卡娅 (44)
附錄	(51)
註釋	(65)

第五版序言

1929年“列寧論圖書館工作。列寧關於圖書館工作的論文和演說摘錄彙編”一書的第一版問世了*。这个文集收進了七个文件。書中附有恩·克·克魯普斯卡婭寫的序文，她在序文里着重指出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對圖書館工作所寫和所說的東西的重要性和現實性。

1932年大加增訂的第二版出版了**。這一版收進了弗·伊·列寧關於圖書館工作的著作（書信、演說、論文、短評）十七篇。此外還刊登了：維·阿·卡爾平斯基對於列寧這一讀者的回憶摘錄，1917年恩·克·克魯普斯卡婭的一封信的節錄，恩·克·克魯普斯卡婭的“列寧在圖書館從事研究工作”一文以及給本書第二版寫的序言。書末附有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親筆書寫的關於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集中管理圖書館工作的命令草案照片。

1934年，“列寧論圖書館工作”一書由聯共（布）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出版。這次出版是由恩·克·克魯普斯卡婭署名的***。娜吉士達·康士坦丁諾夫娜給這一版寫了新的序

* “列寧論圖書館工作。列寧關於圖書館工作的論文和演說摘錄彙編”，政治教育總署編。國家出版局1929年出版，第21頁。印數5萬冊。

** 列寧論圖書館工作。附恩·克·克魯普斯卡婭的序言、論文和註釋。修訂和增訂第二版。莫斯科，列寧格勒教育書籍出版社1932年版，第44頁。印數3萬冊。

*** 恩·克·克魯普斯卡婭：“列寧論圖書館工作”，莫斯科黨出版局1934年版，第43頁。印數5萬冊。

言。

第三版收進了弗·伊·列寧發表的關於圖書館的意見的文件十八篇。書末刊載了恩·克·克魯普斯卡婭的“社会主义建設的重要部分”一文，這篇文章曾在1933年“真理報”第276期上發表過。

恩·克·克魯普斯卡婭的“列寧論圖書館工作”一書的第四版，是在1939年由圖書館學和推薦目錄*學研究所出版的，當時恩·克·克魯普斯卡婭已經去世。

現在，克魯普斯卡婭的“列寧論圖書館工作”一書在目錄上已經罕見，所以蘇聯國立列寧圖書館圖書館學科學方法研究室又重新印行第五版。這一版是以克魯普斯卡婭生前最後出版的第三版為基礎的。

列寧所寫的材料的文章都根據列寧全集第四版相同的材料進行過校對。第一次搜集在一起的為列寧所簽署的蘇聯政府的命令和決議以及他對若干文件的意見和修正，作為附錄收進了本書。這些材料都是以前各版沒有包括的。

圖書館學科學方法研究室

1955年7月29日

* 恩·克·克魯普斯卡婭：“列寧論圖書館工作”，附恩·克·克魯普斯卡婭的序言、論文和註釋。莫斯科第四版。俄羅斯蘇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國聯盟教育人民委員部編1939年版，第80頁。印數8千冊。

第三版序言

現在，当教育人民委員部①成立了圖書館事業專門管理機構的時候，特別需要再版這本書，因為這樣一本書是應當為每一位圖書館工作者所人手一冊的。第一版印了10萬冊，第二版印了3萬冊，但是，這本書在什麼地方都買不到了。

這一版與第二版比較，增補了“列寧文集”第21卷上面的兩篇文章：（1）1917年11月列寧致彼得格勒公共圖書館的信；（2）1918年6月7日，人民委員會②關於建立圖書館事業的決議。另外還增添了1933年10月6日“真理報”第276期上刊載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部分”一文。

現在，我們的國家基本上成了有文化的國家，羣眾對知識的要求是那麼迫切，以致於任何學校都無力滿足熱望學習的成年人的要求，因此，自修的問題就被提到了首要的地位，通過圖書館把居民需要的書籍送到羣眾中去的工作就具有特殊的意義。

黨所以要求把圖書館事業提到必要的高度，原因就在於此。應當按照列寧指示的方向勤勉而頑強地去工作，以便把這一工作做好，使圖書館必要的書籍盡其可能好好地為最廣大的居民階層服務。各蘇維埃組織和黨組織對圖書館事業的關懷是必要的。必須吸引最廣大的居民階層來參加圖書館的建設和整頓圖書館的工作。無論什麼辦法都比不上了解列寧在這方面說過的話對於這一工作更有幫助。

恩·克·克魯普斯卡婭

1933年10月2日

第二版序言

這本書於1929年印行了兩次，第一次印了50,000冊，以後又印了10萬冊，但是都一售而光。這一版要完備得多。從列寧家書集里可以看出，對圖書館的利用在列寧的工作中起了怎样的作用，他在極困難的條件下（在監牢里，在流亡中）怎样巧妙地和堅持地利用圖書館。卡爾平斯基回憶錄的摘錄補充了這個情況；我在伊里奇1917年寫的一封信上所加的附語表明了，我們把閱讀過的自己的書籍或者完全送給圖書館，或者送到那里供暫時的利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給高爾基的夫人、莫斯科藝術戲院的著名演員姆·弗·安德列娃的一封信也是很有意味的。在這封信里，他請求高爾基寫一個呼圖書，號召以書籍和出版物幫助庫克林圖書館^⑤，並詳細地寫明了在這個呼圖書中應當說些什麼和怎樣散發它。

圖書館在伊里奇的工作中起了怎样的作用的這一情況，更加清楚和突出地說明了，列寧對於我們蘇維埃國家的圖書館事業的組織工作是多么注意和關懷。

他認為圖書館事業的建設是國家文化水平的標誌之一。我們用摘自列寧生產宣傳提綱中的一些引文和他擬定的一些文件補充了第一版的內容。我們還引用了人民委員會1919年1月14日的決議，在這個決議中人民委員會因教育人民委員部對正確地建設圖書館事業的關心不夠而再予申斥，並責成該部採取以下的有效措施：第一，對圖書館事業實行集中管理。第二，採用美國和瑞士的制度。

兩週之後——1919年1月30日，又發出通知和命令，要求每月對圖書館與閱覽室數目的增加情況以及關於圖書推廣工作的發展情況做一次彙報。人民委員會的這兩個決議特別引起了人們對列寧1919年2月寫給校外教育司圖書館委員會的一封信的注意。在這封信里他指出了在圖書館工作中進行社會主義競賽的必要性。現今，當社會主義競賽在國家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的時候，列寧的這封信就更具有特殊的意義了。

在這一版里我們還轉載了1920年11月3日頒佈的關於集中管理圖書館事業的命令，此外還刊載了一個文件，從表現列寧對於圖書館事業集中管理問題的看法這一觀點來看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命令草案是我根據伊里奇的指示起草的，在起草時，我曾力求把涉及各主管機關合併問題的一些地方規定得緩和一些。伊里奇把這些地方都修正了，並在“И”處加上記號（И——表示修正——譯者）。列寧在“中央委員會給在教育人民委員部工作的共產黨員的指示”里說，必須徹底改革圖書館的供應工作。

列寧在1921年5月17日致李特肯斯^①同志的信具有特殊的意義。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認為圖書館的供應工作具有怎樣重大的意義。伊里奇在這封信里寫道“您（和我們）必須絕對明確地知道，誰該受監禁（或者是出版物發行總署^②方面的人，或者是圖書館網方面的人；兩個機構必居其一），如果每一種蘇維埃圖書出版後經過一個月（兩星期？六星期？）而在每一所圖書館里還沒有這種圖書的話！”（“列寧文集”，第20卷，第312頁）。

最後，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1921年11月16日的通告強調指出不容許圖書館收費。

伊里奇不能再關懷圖書館事業的建設已經10年了。

伊里奇对扫除文盲方面的遺訓正在逐步地實現着。在最近几年里,吸引了極廣大的羣众参加到这一事業中,我們的人民已經有了文化。但是,關於集体利用圖書,關於發展圖書館網以及以每种新出版的書籍补充圖書館等情况还差得多。

在这一方面,也应当像在扫除文盲方面那样,坚决地执行列寧的遺訓。

恩·克·克魯普斯卡婭

1932年1月14日

第一版序言

新工厂的建設，集体農庄和國营農場的迅速發展，扫盲运动的成功，城市和農村羣众的高度發展，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对知識的要求。大批的讀者湧進了圖書館，但是，圖書館却没有書籍，圖書館網小得微不足道。現今，關於尽速地發展圖書館事業的問題十分尖銳地被提出了。这是和扫除文盲同样重要的一件事。这件事也应当由羣众親自去做，这件事也应当引起人們的注意，就像文化运动引起了人們对扫盲工作的注意一样。

在开始圖書館运动的时候，必須要研究伊里奇在这方面的指示。

列寧對於圖書館工作是非常关心的。他自己經常在圖書館里从事研究工作，所以他知道、他看到我們國家在这个战綫上落后得如何可怕。远在 1913 年，他就想望着那些拥有几十万和几百万冊書籍的大圖書館能够為羣众、和街道居民所利用。

后来，当取得了政权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抽出許多時間百般地帮助發展圖書館網，帮助尽可能地供給圖書館網以書籍。他經常地要求教育人民委員部、个别的事家和工農檢查机关⑥供給他資料。凡是關於圖書館事業的出版物他都仔細閱讀。这一点从 1928 年出版的“列寧学院記事錄”第三卷內所刊載的列寧在 1921 年 2 月的工作日誌里就可以看到。

在这一卷里記載着，2 月 5 日那一天他在政治局的會議上宣讀了 1921 年 2 月 4 日真理報上刊載的弗·道布列尔的“現代圖書館網”一文。他在宣讀時還做了標記*。他在題目下面用藍鉛筆

画了綫，並标上NB記号；然后他又用別的变色的鉛筆在整篇論文里画滿了記号和着重点。他在“論教育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一文里曾提到道布列尔同志的这篇論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寫这篇文章以前，曾仔細地讀过許多資料，並特意地向莫斯科人民教育部圖書館处索閱了關於俄國中部圖書館数量和圖書館分佈情况的資料，还向出版物發行总署索閱了關於中央報紙在各省和各州銷行数量的資料；他根据莫斯科人民教育部和出版物發行总署的資料統計了圖書館和出版物發行分署的数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方面統計了这个数目，核对了得到的資料，同时还發現了原來資料里的錯誤，並且記下發現的錯誤：“把縣與圖書館加在一起了！！（在加法上还有錯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除了研究这些材料而外，还和專为这个目的被他召來的莫傑斯托夫同志進行了談話。在接見莫傑斯托夫以前，他曾用電話通知他，並請他到克里姆林宮來。从弗·莫傑斯托夫的回憶錄里可以看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与莫傑斯托夫談話在一小时以上，列寧仔細地問他：不僅列入公文的而且是实际進行工作的圖書館和農村圖書室有多少？在这些圖書館和圖書室里工作進行得怎么样？有些什麼种类的書籍？怎样补充書籍？都收到些什麼報紙以及这些報紙利用的情況如何？工作人員的成份怎样？誰在進行这件工作？圖書館員的生活怎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表示了自己的意見，他認為：圖書館和農村圖書室將在長時期里是對羣眾進行政治教育的主要場所和几乎是唯一的机关，在農村里尤其是这样，在圖書館和農村圖書室里作工作是非常有趣的，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政治教育工作者們很熟悉列寧的這一意見，很熟

* “列寧學院記事錄”，第3分冊，莫斯科國家出版局1928年版，第115頁。

悉他關於圖書館事業的論文，很熟悉他對於圖書館事業和对農村圖書室的巨大关怀，但是，另外一些同志在仔細研究列寧的論文和言論的時候，却總是忽略了這些論文；還有一些地方工作人員總是不當地把購買圖書以及維持圖書館和圖書館員的經費鉅額必較地予以削減。

因此，我想，當現今羣眾們熱烈地同意列寧的意見而要求發展圖書館網，要求合理地供應各圖書館以書籍的時候，應及時地把伊里奇在這方面提出的所有意見以單行本重行印行出來。

在國內戰爭和經濟崩潰的時期，大概什麼也沒有像圖書館破壞得那樣厲害。白軍燒掉了圖書館，把圖書館的房屋做為醫院。在列寧的工作日誌（見“列寧學院記事錄”，卷1）里寫着，1921年1月27日，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命令把從前屬於科學院圖書館而現在由野戰醫院佔用的房屋交還科學院。

騰出科學院圖書館的房屋這件事，都需要伊里奇過問，那末一切普通圖書館的情況就可以想像而知了。塞弗林娜同志當時在圖書館代表大會上講述了這樣一件事，有一天地方當局曾命令擁有數千冊書籍的圖書採購處遷移到一個小房間里去，並且地方當局在知道了“圖書採購處”不是個代購機構，而是個圖書倉庫的時候，還感到非常驚訝呢。圖書館時而開放時而關閉。過去曾清除圖書館里黑幫派反動書籍和宗教書籍，結果是老圖書館的書架差不多被清洗一空。地主們的圖書館常常被人們逕直地把書拿光，在那些把圖書館員趕走了的圖書館里也時常發生這種情況。當時有很多好的願望，但是辦法很少。

例如：我在1919年曾看到過這樣一件事，在喀山有一所窗明如鏡的頂好的房屋，決定利用它成立一個“圖書宮”。可是怎樣做的呢？把全省的圖書館都關閉了並把這些圖書館的書籍都集中起來運到“圖書宮”去，準備把這些書按照十進法加以分類；但

是这些書直到現在还堆在一起積压着，誰也不知道怎样整理。就在那个时候，莫斯科魯勉采夫圖書館（現在的列寧圖書館）也存放着大約一百余万冊沒有整理的書籍。馬努查里揚茨^⑦同志把这个情况講給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伊里奇說应当組織义务星期六。馬努查里揚茨当时曾就此說，这些工作需要有能力的人去做，否則乱抓一通就更不堪設想了。

圖書館員們一般地表現了巨大的忘我精神，主要的由於他們的劳动，才保存下了許多書籍。但是，國內战争和总崩潰的年代使大家对圖書館事業的态度受到了影响，它得不到应有的重視。

現在重讀伊里奇關於圖書館事業的意見，就感觉他的話是怎样地重要和生动，而且，虽然經過了許多年，但是他在这方面所寫的論文，現在恐怕比以前还能做为行动的指南。

克魯普斯卡婭

1929年5月29日

列寧在圖書館從事研究工作

恩·克魯普斯卡婭

列寧在圖書館里度過很多時間。当他住在薩馬拉的時候，他从圖書館借過許多書籍。他來到了彼得堡，就整天地坐在公共圖書館里，他从自由經濟學社的圖書館和其他許多圖書館都借過書籍。甚至在坐牢的時候，他姐姐還从圖書館里給他借書看。他从這些書籍里作了許多的摘錄。在列寧全集第2版第3卷里記載着：列寧為了寫他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曾利用了583種書。“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曾引証了這些書籍。列寧自己能够把這些書全都買到嗎？其中許多是不出售的，例如對於列寧特別有價值的地方統計彙編就是買不到的。而且，那時列寧是一個學生，住在一間不大的屋子裡，自己花費很少。他不可能花這麼多的錢（不下1,000盧布）來買這些書，他沒有時間到各個書舖去尋找這些書，他也許沒有時間去閱讀這些書，如果沒有圖書館的圖書目錄，他也許還不知道其中的許多書。最後，當時他也沒有地方存放這些書。由於讀了這些書，他就不僅能够寫出“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樣一部重要的巨著，同時還能很好地研究當時工人和農民的生活。如果不是這樣，他也許不能成為人所共知的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是1899年出版的。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到國外以後，更加努力來利用圖書館了。他懂得數種外國文字，讀了很多外文書籍。他從來也不能購買這些書籍，因為在僑居期間，每一個戈比都得計算着使用，要

節省電車費、要節省飯錢等等。如果伊里奇不讀那些書，不讀那些外文報紙和雜誌，他就不能進行他所做的工作，就不能掌握那些把他充分武裝了起來的知識。

假若讀一下他的“家書集”，就會知道他對於圖書館多么重視。

1895年他第一次到國外；獲得了許多新的印象，他在柏林住了幾週，對工人的生活進行了觀察，同時在柏林皇家圖書館進行研究工作。在1895年他被捕入獄，三週以後就作利用圖書館書籍的安排。他不僅利用監獄里的圖書館的書籍，而且還關心在坐牢以後能利用外面的圖書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被捕後3個星期就往外寫信道：“被關起來的人可以從事文字工作，這件事雖然我以前就知道（甚至被關在監獄里的人都可以作這種工作），可是我還是故意地問了一下檢察官。檢察官正式告訴我，對於拿進去的書的數量不加限制。而且，還准許把書籍還回去；這樣一來就可以利用圖書館了。這就是說，在這一方面情況還是好的。

其他的困難倒是很大的——這就是書籍的取得問題。我需要的書籍很多，——我在下面開附一張書單，這些書都是我現在想用的——因此弄到這些書是相當費事的。我不知道這些書能不能全都弄到。自由經濟學社的圖書館是完全可以指望的（我已經從這個圖書館借過書，並且繳過十六個盧布的押金）。這個圖書館可以憑押金把書借到館外，期限是二個月。不過這個圖書館的書不全。如果能夠利用財政部的大學和學術委員會的圖書館（通過一個作家或一個教授），那麼書籍的取得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最後的也是最困難的一件事就是書籍的遞送問題。這已經不是送一些書的問題了，而是要在一個長時間內定期地從圖書